

M A K E S I J I S H U Z H E X U E Y A N J I U

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

M A K E S I J I S H U Z H E X U E Y A N J I U

管锦绣 / 著

Karl Marx

M A K E S I J I S H U Z H E X U E Y A N J I U



M A K E S I J I S H U Z H E X U E Y A N J I U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

MAKESI JISHU ZHIXUE YANJIU

管锦绣 / 著

Karl Marx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 管锦绣著.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216-08594-6

I. 马… II. 管… III. 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 IV. 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346号

出品人: 袁定坤

责任部门: 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 雷振清

封面设计: 蕴博设计

责任校对: 范承勇

责任印制: 杜义平

法律顾问: 王在刚

出版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字数: 248千字

书号: ISBN 978-7-216-08594-6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 430070

印张: 14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插页: 2

定价: 35.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 <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 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 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在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新型的现代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方面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极大地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大量严峻的生存问题——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环境的恶化、人的内在的精神家园迷失和伦理道德滑坡,等等。技术与社会发展、与此相关的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成为了哲学反思的中心问题。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反思不断召唤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出场。为了应对时代的召唤,本书选择了“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这一重要研究课题,试图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逻辑框架、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来看,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着研究视域的转换问题,这就是其逻辑框架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唯物史观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换。与当代技术哲学流派不同的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既不能被归结为“工程师派的技术哲学”也不能被归结为“人文派的技术哲学”,既不能被归结为技术的“工具理论”也不能被归结为技术的“实体理论”。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现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技术观与人本主义的技术观之整合与统一,体现了技术的历史进步性与技术异化的可能性的辩证法,体现了科学技术哲学与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等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分别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个不同角度解读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文本,从而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技术观。其中,人本主义流派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重点解读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人本主义思想,运用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对马克思的技术理性批判内容作了进一步扩展。科学主义流派重点解读了马克思中后期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批判人本主义的解读方式的思辨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试图澄清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们分别在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下,主要探讨了生产力和科技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与社会经

济基础诸多方面的结构联系和功能关系。

虽然它们的解读方式和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着某些偏颇,但是也显示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深化与拓展,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合理性方面及其发展轨迹。

在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而吸取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本书结合当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和我国新型的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对于当代工业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现代性批判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合理性要素及其时代气质。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全面考察,本书最后得出了结论,揭示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和最基本的观点。

首先,科技与劳动都是人的类本质的重要方面,科技集中体现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它是劳动生产能力的最活跃因素。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与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科技成为了第一位生产力。因此,科技与生产力是贯彻于整个历史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其次,科技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并且通常与工具理性的其他形式,如理性的经济、理性的法、理性的行政等整合在一起,具有极大扩张性和渗透性。因而,科技一方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一种异己力量,会形成对自然和人的控制与奴役,造成其他种种社会异化现象。

最后,未来社会的发展仍然要以科技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们之间“普遍交往”关系的建立为前提。技术异化不仅要靠技术自身的转型与改进来消除,关键是要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来尽量地扬弃技术异化,探寻技术的人性化发展的道路。在当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需要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正确途径;要在工业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前提下,坚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与调整,坚持社会各领域的科学发展与协调平衡。

作者

2015年4月10日

目 录

绪论	(1)
一、论题的缘由及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3)
三、研究思路	(21)
四、研究方法	(23)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23)
第一章 马克思理论视域的转换与其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	(25)
第一节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其技术哲学思想	(27)
一、对象性关系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	(28)
二、异化劳动理论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思想	(35)
第二节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其技术哲学	(41)
一、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42)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思想	(48)
第三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其技术哲学	(57)
一、马克思理论的实证研究转向	(57)
二、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技术哲学	(64)
第二章 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77)
第一节 综合性质:人本主义技术观与唯物史观的技术观之整合	(77)
一、整合的最高价值取向:“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78)
二、整合的基本理论关系:“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统一	(80)
第二节 辩证性质:技术的历史进步性与异化的可能性	(85)
一、技术的进步意义	(85)

二、技术异化的可能性·····	(88)
第三节 社会历史性质:技术哲学思想与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	(92)
一、以资本主义批判为前提的技术哲学思想·····	(92)
二、以资本理性批判为前提的技术批判·····	(94)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人本主义解读·····	(101)
第一节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技术批判·····	(102)
一、物化理论·····	(103)
二、卢卡奇物化理论视域下的技术批判思想·····	(109)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与技术批判·····	(112)
一、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的技术批判思想·····	(112)
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的技术批判思想·····	(120)
第三节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及其技术哲学思想·····	(127)
一、交往(合)理性思想·····	(128)
二、交往(合)理性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思想·····	(133)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科学主义解读·····	(143)
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主义解读·····	(143)
一、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之批判·····	(144)
二、阿尔都塞的“科学”解读·····	(146)
第二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技术哲学的科学主义解读·····	(152)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框架的逻辑分析及功能解释·····	(152)
二、柯亨的技术哲学思想·····	(161)
第五章 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167)
第一节 为当代工业社会发展提供哲学智慧·····	(167)
一、推动当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应大力发展科技与生产力·····	(168)
二、以改革和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发展·····	(172)
第二节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176)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形势与对全球问题的反思·····	(177)

二、生态文明导向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和谐	(180)
第三节 为现代性批判提供基本的理论资源	(193)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由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到技术批判	(194)
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在当代的发展——技术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工 具理性批判	(197)
结语	(204)
后记	(207)
参考文献	(209)

绪 论

一、论题的缘由及意义

技术,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制作或制造活动,有着与人类同样漫长的历史。但是,人类对技术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直到 1877 年,以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 1808—1896)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技术哲学才成为部门哲学,才在哲学史中宣告自己的独立地位。

当今,技术不仅仅是工具,也是人存在和力量的显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要素;而且,技术也构造了世界——技术世界,在其中,技术设定了人和物。作为被设定者,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成为碎片。面对人所处的“技术生存”和“技术时代”的状况,关于“技术沉思”和“技术追问”等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日益凸现。在当今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的地位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赫,技术哲学学说呈现精彩纷呈、学派争鸣的态势。

在技术哲学里,既有“工程师派的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和“人文派的技术哲学”(Humaniti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①的分野,又有关于技术的“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y)和“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y)^②之别,还有体现现代性思想的技术哲学和后现代性思想的技术哲学的论战,等等。技术哲学家更是不一而足。然而,在面对现实人的生存处

① “工程师派的技术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倾向于亲技术;“人文派的技术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对技术持批判态度。参见[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② 技术的“工具理论”是建立在常识观念的基础上,这种理论认为技术是没有负载自身价值内容的、“中立性”的、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的“实体理论”否认技术中立性的观点,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将整个人类社会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对象。参见[美]安德鲁·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境和时代发展问题时,众多技术哲学学说的发展往往很难走出“技术乌托邦”和“技术敌托邦”的魔咒。

在“技术沉思”的“历史”和“现实”之间,不同的技术哲学流派和学说似乎都不能绕过一个人,他就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哲学中,虽然没有关于技术的界定,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建构他的技术哲学体系。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就对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把技术置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中、经济关系中、社会关系中和机器生产中,从哲学、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角度来考察技术;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技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并以“技术”和与技术相关的社会制度变革、阶级斗争学说来说着对时代的批判、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体系。

在马克思技术哲学中,马克思一方面视技术为人的本质力量和存在的基础;将技术作为击碎封建统治、迎接现代文明的武器,并认为技术成就了现代生产方式,是人类解放和历史进步的手段和标志。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痛恨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下的不公:工人异化的生存状态、资本和机器“结盟”而设定的对人的统治。

在与多种技术哲学学说、学派相遇中,技术哲学家们在发展其理论时,往往会以自己的“范式”去解读和嫁接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在他们看来,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中,有与技术批判思想有关但又不完全简单地归结为技术批判思想的内容,如,对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工人异化生存状况的关注和人的解放之途的探寻,马克思技术哲学因而往往被归结为“人文派的技术哲学”和技术“实体理论”,被认为具有某种后现代性技术哲学思想的色彩;也有把技术作为历史进步力量和现代人类文明标志的内容,马克思技术哲学往往又被划归为技术的“工具理论”,被视为某种现代性思想的技术哲学。

20世纪出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涉及到对马克思文本中的技术哲学思想的解读。这些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吸取当代哲学新成果(如,语言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建构论等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文本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在当代背景下进行再思考,形成了深入的、系统的、有借鉴意义的、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

因此,在技术时代处境中和当代技术哲学发展态势下,研究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传统的教科书往往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去理解马

克思主义哲学,而忽视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开始关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但其观点又有失偏颇。马克思技术哲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的忽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缺陷。因此,从马克思著作的文本出发,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2)当代多种技术哲学从多维度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解读和嫁接说明了马克思理论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但是,这也促使马克思理论在众多研究中被全面地细化,这一研究趋势可能遮蔽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基本论域和主题,使其失去了内在统一性,导致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因此,在技术时代里,重新梳理马克思文本,厘清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与当代技术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海德格尔人本主义技术哲学,作深入的比较研究;运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来评价当代技术哲学思想,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这对当代技术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3)在当代工业社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技术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同时经济利益至上的技术观也使技术发展的社会功能单一化,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构迫切地需要技术哲学在理论上进行创新,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有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提供了许多契机。因此,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回应工业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为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切入点,为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资源。

(4)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强调科技同时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异化的可能性,揭示技术进步论与技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的结合,是技术革命性与社会变革的统一。在科技全球化时代里,人的技术化生存状态下,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相互交织和缠绕,因此,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现代性批判依然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 关于“生产力和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之研究

对马克思文本解读所形成的观点——“生产力和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起

基础性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许多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虽然,前苏联学者和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马克思的关于生产力和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之观点,关注马克思以技术言说社会变迁的思想。但是二者的研究取向和最终发展的走向却有着重大的区别。

(1)前苏联学者的机械“技术决定论”

在前苏联,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取向是官方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们以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文本为研究材料,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特有的研究范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产生了第一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学者,他们的杰出代表是布哈林。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这是第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它无论是对苏联国内还是共产国际来说在客观上都起到了重大的政治启蒙作用。布哈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布哈林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中,阐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布哈林还认为生产力概念是社会学分析的出发点。他指出:“在考察社会、社会的发展条件、形态内容等时,应当从分析生产力或从社会的技术基础着手。”^①在此基础上,布哈林认为生产关系是由技术决定的。在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技术(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一条从马克思到布哈林直至前苏联诸多学者始终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也是彻底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的逻辑前提。

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指导下,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观作了深入研究。其中,A. A. 库津在他的论文《马克思与技术问题》中,从政治经济学背景出发,指出:“由于马克思把生产作为历史的最初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来理解,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作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的既定关系来理解,他才把技术作为进一步作出重要结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揭示了从一个经济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过程的实质和内容;指出了劳动资料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深刻地分析技术史、技术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使这位思想家能够剖析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规律以及历史过程发展的基本规律。”^②

① [苏]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② [苏]A. A. 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科学史译丛》,1980(1)。

前苏联学者从彻底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技术的中立性和技术在历史中的进步意义,进而,他们认为:技术即是生产力,技术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影响社会进步的其他因素是由技术派生出来的,形成了前苏联式的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和机械的“技术决定论”。同时,在前苏联学者看来,由于技术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意义,因而对技术的强调也会带来对经济的强调,技术的逻辑也就是经济的逻辑,经济的增长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机械的“技术决定论”也意味着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二者都遵循着共同的无视人文关怀和民主政治的逻辑。其结果是,在理论上,他们完全抛弃了对马克思早期技术哲学内容的研究,以至于缺乏对马克思技术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内容的研究和发展;从而,在实践中,他们忽视了现代技术异化的问题。

(2) 当代西方学者的不同形态的“技术决定论”

当代许多西方学者,一方面批判前苏联的机械“技术决定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之研究,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技术发展所决定的”^①。相比前苏联学者而言,西方学者不仅仅说明技术在历史变迁中的进步意义,他们还关注了技术在其中的负面作用。由于没有受到严格的研究框架的限制,当代西方学者往往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研究视域出发,以不同的解释方法来阐述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部结构,从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技术决定论”。

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汉森(Alvin H. 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提出了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②,这一看法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西方学者,如R·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在著名论文《机器创造历史吗?》(1967)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并把技术决定论确定为“马克思的范式”^③。在1969年的《工业人》一书中有关于马克思技术思想研究的一节,T. Burns将标题确定为“技术是

① Bruce Bimber: Karl Mark and the Three Face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20, 334, 1990.

② Alvin H. Hansen: the Tech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6, 72~83, 1921.

③ 引自 Donald Mackenzie: Marx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5, No. 3, 473~502, 1984.

工业化和社会变迁的第一推力”。^①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马克思伟大贡献在于对技术发明、生产与人类文明发展基本关系的揭示,同时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具有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并对其加以批判。他在论文集《解释与预言》一书中说道:“马克思相信物质状况和技术发明是自我产生的实体,是自我内生和发展的:是社会力量的初始源泉和首要推动者。……他接受作为一种绝对的机器过程,想象无产阶级会在资本主义离开时简单地占有资本主义生产。”^②进而,他批评马克思错误地赋予生产工具(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的中心地位。阿伽西(Joseph Agassi)(1985)指出:“马克思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技术行程是决定它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唯一基本要素,这个观点很快比那些多数现代思想家的观点变得更有影响力。”^③埃斯特(J. Elster)(1998)也把马克思理论表述为技术决定论,因为“马克思主张不断的财产体制的兴衰由技术变迁来解释”^④。

西方学者还从马克思哲学与列宁主义关系上作研究,以列宁主义来说明马克思技术哲学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如F·拉普(1982)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技术决定论者的支持者^⑤。E·梅森(E. Mesthene)(1983)说: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生产技术必然地、唯一地决定文化的和社会的结构。”^⑥Robert E. McGinn(1991)认为马克思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强硬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里,生产力中的创新形成社会关系,这样,技术决定论这第一个强硬的版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一方面。”^⑦Norman Levitt(1998)认为马

① 引自 Donald Mackenzie: *Marx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5, No. 3, 473~502, 1984.

② Lewis Mumford: *Interpretation and Forecasts*, New York: A Harvst/HBJ Book, 1979. 200.

③ Joseph Agassi: *Technology: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aspects*. Dordrecht: D. Reidei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Ⅺ.

④ Thomas Krogh: *Technology and Rationalit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8. 59.

⑤ [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⑥ E. Mesthene: *How Technology Will Shape the Future* [A], C. Mitcham & R. Mackey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techn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116.

⑦ Robert E. McGin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nglewood: Prentice Hall, 1991. 93.

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恰恰是将技术置于历史变迁的心脏地位。^①

(3)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捍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前苏联的机械“经济决定论”、机械“生产力决定论”和机械“技术决定论”。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为代表,他认为,社会的变迁应从生产方式的立体结构来说明,而不能仅仅从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单方面出发来作平面化的解释。生产方式的结构是一个由不同层面组成的立体结构,它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总体。“这些‘层面’和‘诉求’又被一种独特的决定作用连在一起:基础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②在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模型中,阿尔都塞认可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生产方式的各个层面又自成结构,各个层面之间相互重叠和交叉,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要在生产关系的结构和社会的总结构中来加以理解;如果遮蔽了“结构”,剩下的将只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同质化的空间,从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就只能从既定存在的、被拜物教化了的经济事实中加以解释,这是苏联式集权的统治逻辑。

阿尔都塞虽然没有专门就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作系统地研究,但是他所运用的不同于思辨哲学的方法,却为精确化地研究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首开先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柯亨(Cohen, G. A.),从批判前苏联的机械“技术决定论”出发,运用更为精确的分析哲学方法,以逻辑形式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表达了其在分析方法基础上所形成的“技术决定论”。

柯亨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1978)中,他以他的首要命题——“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说明的”和发展命题——“生产力的发展贯穿全部历史”,来说明“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的兴起和衰落要以它们促进还是阻碍这种增长为转移。”^③

① Norman Levitt: *Prometheus Bedeviled: scienc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7 页。

③ [英]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序言第 3 页。

运用功能解释的方法,柯亨也表达了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人类生产能力)决定论”的思想。在柯亨看来,生产力指的是生产能力本身以及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生产力的内核是技术知识而不是客观物质外壳,生产力的内核就是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柯亨结合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他认为可以把马克思技术观表示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从生产力首要性原理出发,柯亨指出,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与人类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之间是一致的,“一旦我们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增长,那么强调技术便失去了它贬低人道主义的假象。生产力的发展是‘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进步,它是与‘人的发展’相携并进的。”^①因此,导致人异化的力量不是人自身的劳动能力——生产力,也不是属于物质力量的科技本身和技术的生产关系(技术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而是人无法选择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因为人不仅包容在生产关系的结构中,而且与生产关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柯亨看来,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并不排斥人的主体性,相反,却是对人的主体作用和主体地位的高扬。

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更一般的解读,柯亨的学生 W. 肖(William H. Shaw)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中以“技术决定论”^②来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生产力决定论”直接地表述为“技术决定论”。W. 肖在论文《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1979)中,还专门对他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作出了解释,并强调他的技术观点不同于前苏联式的机械“技术决定论”。^③

2. 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之研究

在西方,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作系统研究的主要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文派的技术哲学流派。

(1) 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技术批判”研究

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以批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为起点,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揭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机械技术决定

① [英]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1 页。

② [美]W. 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8 页。

③ William H. Shaw: *The Handmill Gives You the Feudal Lord: Marx'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8, No. 2 (May, 1979), pp. 155~176.

论和机械经济决定论,并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工业社会的反思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卢卡奇(G. Lukacs),从批判前苏联的理论家布哈林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出发,来发掘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内容。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一书中卢卡奇以“物化理论”作为发展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概念基础。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后来公开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手稿》的热潮。但同时卢卡奇并没能贯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是在韦伯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和黑格尔“总体性”概念框架下来揭示人的商品化或物化。借助黑格尔“总体性”概念,卢卡奇发现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出现和胜利至关重要的是“阶级意识”的形成。他认为,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带来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与此相反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进步造成工人被“物化”的生存状态,并形成了“物化意识”,人的主体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意识因而丧失。只有当无产阶级形成了“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会真正的到来,工人的物化生存状态才能被克服。因此,批判“物化意识”、唤起“阶级意识”是人解放的主观条件。而机械“技术决定论”坚持的是“技术是客观上决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原则”,这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将导致“历史宿命论和对人的活动的消除”^①。在发掘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的物化思想之基础上,卢卡奇借用了韦伯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逻辑,从而形成了指向物化内在结构的批判,即,工具合理性的批判,这开辟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的先河。

随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主要包括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进一步发展了卢卡奇的批判理论。他们的研究纲领围绕着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而展开^②。他们强调早期马克思批判思想,并吸收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而发展了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启蒙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新版序言第30页。

②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所长,《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论文的汇编。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